



清爽中猶帶着酸溜溜的宿命在浪盪  
共存的駝鳥為了尋找天敵，進化了視力  
牛羚因想像受襲，奉獻出嗅覺  
只有牠，在湧動的草浪中，不動如山  
是一匹聖獸，突破了輪迴的絞鏈  
啊，不，是卡住了互為因果的齒突  
就這樣橫空降臨，只為秉持  
一份混沌的寧謐  
前半身黑白相間，落落拓拓  
是愛恨分明的架勢  
靈目就藏在是非的紋理間  
是神的呼息在昇華自然的法規  
卻又水汪汪的墜着塵世的眷念

縱使獅子趨近，駝鳥以超凡的視力  
計算各個逃循路線的機率  
牠，卻沒有躲閃，只默默佇立  
讓獸性隨淚水淌流  
流向敵人，沉澱成白日夢般的尊嚴  
許多的尊嚴匯流，便成了文明  
獅子，在吃與被吃的對峙中  
閃爍如革命的爆點，歷史的轉捩  
押注自由的籌碼

當然，我可從記憶裏選取  
適當的窗作自我獸性的頸環  
但在宏亮的鼓音中，露台呀露台  
你是否可當呼風的祭壇  
供我獻祭內心深處的獸性？  
在這是非成了裝置藝術的年代  
可以在一小片緩衝的超脫上  
見證這城市在喧囂中繁衍荒蕪  
毫無疑問，是幸福的，就像是  
牠那雙大隱於歷史皺褶間的靈目  
普渡過無數在期待中感到寂寞的靈魂

我們當然不是期待着甚麼英雄  
在集體記憶的低空爆破如煙火

這城市的英雄已經給放飛遠去  
就在策動革命的小樓變成了垃圾站之際  
就在垃圾站外昂然豎起介紹牌之時  
就在一個本來值得民眾驕傲的日子  
全城均以遊行來紀念之際  
就在遊行隊伍高舉舊日敵人的大纛  
卻被視為在鼓動獨立革命之時  
隊伍一行一行的從島的中部  
邁向頂端，就像牠的間紋  
從頸後一直延至主司節制的額葉  
卸下了內心的負累，我以露台作彈板  
縱身躍入那滿逢七月大潮的洪流  
橫額湧動如坦克浪，口號像炮管  
空洞而深邃，彷彿只要相信  
便可在目光盡處，轟出  
一個通向未來的啞口  
逐一吞噬玉化成蟬的人  
不知從哪個昏暗的角落冒出  
匯聚在一道主幹上，肆意鳴叫、吸啜  
沸沸騰騰的，淹沒了白晝的紛擾  
延續黑夜對信念的洗刷，讓星光在人心中  
閃爍如太平地的藥粉，大道上  
那一行一行的湧進和呼喊  
鮮明如牠前半身的斑紋糾葛——  
陰陽的追逐 晝夜的相煎  
是非的角力 正邪的較勁

又驟然消隱，如長城入海、樓蘭沙遁  
那是井水跟河水的分界  
是祥林嫂辛苦捐來，給萬人跨的檻  
每一跨都在她靈魂上添一口狼噬  
但只有跨過去，才能回到那片黃土的膚色  
彷彿是從屏風的樓羣，回到深掘的窯洞  
把糜子搓成黃饅饅，猶如在將自己的命  
揉進故土裏，我們從那個曾經  
和殖民城市同名的公園出發，四周的窗戶  
每年總有一晚，會倒映成燭海的蜃樓  
燭火的護杯裏掩映着許多遺忘的身影

有小孩在窗上呵氣寫自己的乳名  
有赤膊的男子在調整窗鉸的鬆緊  
有老頭倚窗設想百個苟活的理由  
每年那一晚，都變成了蠟行如蠶絲抽離  
絲抽盡後，又會現出怎麼樣的真相？

我們操到當舖的樓底下  
那像三十年代上海灘的大露台  
可容納幾張供舞會人士喘息的桌椅  
會老土地給形容為十里洋場  
現在當舖已改建為餐室  
吸引小撮老外舉着長鏡獵奇  
明日復以鮮豔的色框裱成雜誌的封面  
便自信見證了一次文明的誕生

風的手指彈撥過牠黑白的間紋  
來到泥黃的膚色，便是一次頓挫  
接着隨北方麥浪的節奏起伏  
復在後肢因蓄勢而繃緊的肌腱上  
激越起來，澎湃猶如壺口的傾注  
冷凝的眼神好像隨時可迸射出  
後肢的勁兒，不遠處的獅子  
只好裝出呵欠，暫且把目光移開  
並再次俯伏下來，牛羚伺機撤退  
牠卻依然徹醒着

無論內裏如何改建，當舖的外牆  
還是撇不清舊日的糾葛  
有些是鋼索拉起了商鋪的字號  
有些筆畫日間正常，夜裏閃爍如鬼魅  
有些是電纜推動那世紀的車廂  
漸進若歲月的城垛，從窗口伸出來的  
放心，不是箭鏃或長矛，不過是盾牌  
竭力維護因缺乏信念而畏光的身份  
身份的標籤上，以冗長、細碎的附註  
所闡釋承諾，成了道德高地上沖刷下來的泥沙  
把人潮的河牀越墊越高，年復年，終有一天  
成為懸河，水位高於不同排場和格調的

高窗與露台，或者是不知多少里的洋場  
一切的口號，喊出來後，都變成泥漿裏的氣泡  
汨汨爆破，往日的旁觀，過去的俯視  
現在都成了怔忡的仰望，每天  
祈求着海堤不要崩塌

駝鳥放風的靈視哪裏去了？  
牛羚預警的嗅覺耗盡了嗎？  
連令人徹醒的獅子也遠去？  
只剩下動物園的圍欄外，打發閒暇的指點  
訝異於一個身軀，竟然存在兩種毛色  
是非分明的鐵血判官 親炙鄉土的殷實農民  
踟躕不前的規矩囚徒 灑盡熱血的革命烈士  
游走灰色的投機炒家 人血饅頭診治的病夫  
非黑即白的網絡族羣 指鹿為馬的國粹派系  
極右光復的地方勢力 魚目混珠的水貨拆家  
全是羣族中倖存的一員  
獅子的殺氣下，牠佇立  
身份的猶豫中，牠掃視  
囚禁的苟活裏，牠思念自由的閃電  
擊打記憶中肅立的大樹

鼓聲從非洲的草原傳來，由遠至近  
咚！咚……三長兩短的頻率，囚枝也共鳴起來  
牠蹬腿踢泥，一下兩下，咚咚  
最後發勁，甩掉籠外眾目施捨的憐憫  
在燦爛的日光下，全速撞向牢牆  
就在此物種宣佈滅絕的一刻  
薛西弗斯的圓石抵達尖頂，末日趨近  
卡繆從荒謬中復活，思考人為何不自殺  
圓石因撞牆的震盪而滾下  
卡繆不得不因復活而改為思量  
禽獸何以會像人一樣自殺，以及  
自殺，跟被自殺的瓜葛該如何撇清

□ □ □ □

□ □ □

路面的河流，載過不同的腳步  
流向同一個方向，每次轉舵  
腳底都會長出一個新生  
風，在光擰節自我的時刻  
記錄任性在成長中消耗的速度

我當然懷念閃爍的日子  
如果黃昏帶來的黑夜裏沒有寂寞  
我還能記住飛鳥劃空的軌迹  
和樹搖花落的舞姿嗎？  
還會感謝空虛賜予撞擊的餘裕？

對於寂寞，抱歉，我還是心存怨懟  
嫌它不夠新鮮，縱然熟悉的街道  
經洗滌以後，已變得陌生  
我還是禁不住想像瀝青下，那大地的原色  
沉睡着多少星星的瑣屑

街燈亮起，腳下的濕潤  
眨着大地的眼睛，期待故事的種子  
好的，縱然低頭會模糊了面目  
我會專注在自己飄忽的影子裏  
撒下受阻於腳步而濺起的青春

明早，閃爍的日子，又會給踏碎  
帶到不同的邊陲沉睡，而我會暗自慶幸  
自己因不膩的充實而醒着  
見證影子那小片宇宙慢慢膨脹  
許多個閃爍的日子，在訴說腳步的故事

□ □ □

□ □ □

清早乘車上班，我愛捧着書本  
在顛簸中感受書頁的窸窣  
我愛感受焦距在文字和  
窗外的風景之間反覆轉換  
道旁的樹，手牽手款擺  
回應我路過所帶來的風的關懷  
書頁在翻揭中散發葉香  
掌狀、鱗狀、卵形和刀形的  
在我指頭的搓磨中滲出時光微稠的乳汁  
明白了，每次佇候也是可喜的終點  
在燦白的陽光中，書頁冒出呼吸的氣泡  
啪！你們赫然和車子來個歡呼的擊掌  
我就是這樣從昨夜的噩夢中醒過來

用過的廢紙，靠着牆堆疊起來  
每次我急切需要上廁時  
在甬道的轉角，看見蒼白的樹幹  
好像又長高了不少  
科學的定理、歷史的解碼  
甚至我精選出來的經典的篇章  
都是你吸攝的養分，但你只會一味長高  
不同範疇的學識卻糾結不出一個分枝  
你靜立如一具出土的木乃伊  
每一頁都是致命的傷口  
隱約哼出你思念的鳥鳴和風雷  
來到我的耳中卻是對砍伐者聲聲的咒詛  
對不起，我的記憶雖算不上肥沃  
總可容納你的一兩個分枝、結果，然後播種  
就在我再次醒起急需排洩的剎那

你的主幹不粗，葉色偏黃  
正對着食肆的排氣口  
天空無垠，但四周的高樓限定了你的心靈  
每天十六小時吸着人間的油煙

有幾口來自我所點的盡量清淡的菜式  
你努力從鋪磚下的泥土攝取養分  
抵抗煉獄的蒸騰，枯黃的葉片像金睛  
審視趕路的人羣，在但求裹腹的寒倉中  
我駐足仰望你新爆的一頭紅花  
在你看來，我究竟是人還是鬼呢？  
都不打緊，街燈亮起  
只要沿着此道前行  
我也可以在喧囂中得到淨化

□ □ □ □ □ □ □ □

□ □ □

你披着一層薄薄的睡眠  
 頭蓋上的眼睛彷彿隨時會睜開  
 在瀝青了的夜中，為我開一扇門  
 對，是門，不是窗，通向  
 一片蠻荒的草原，陽光瘋狂地  
 大筆塗抹，卻在你大角的四周  
 慢下來，細意描亮多叉的輪廓  
 曾經在爸爸的中藥店  
 你合着眼，伴我寫自己的名字  
 記認常見的藥材，童年的夢透明起來  
 一個個掛在角叉上，如祝禱的幡

你眼窩的四周拉起一條條緊合的皺褶  
 給冷眼旁觀的時間添抖顫的陰影  
 感謝你甘為無名的我而犧牲  
 抗日時，你為我死了一次  
 文革時，你代替我給鬥死了一次  
 六四時，你變成了我給輾死了一次  
 孤苦的日子，因你賜予的句號的圓亮  
 而變得迷人，內心的依戀  
 舉起悔疚的槍枝向自己  
 你再次合上眼  
 沉默如博物館內的冠冕  
 翻滾的星夜隨着平靜下來

你的角，在寂寞的巨影下  
 拔高、變形，像冬日壁爐裏的閃爍  
 隨搖椅的節奏激盪出許多往事  
 很快便給各式各樣的疲累拉散  
 記憶裏只剩下臉上晃動的金黃  
 願我能像麥穗一樣因飽滿而挺立  
 你還未肯睜眼，四周還是一片黝暗  
 你生前的淚和我死後的淚  
 就在這清冷的等候中擦身而過  
 互相牽絆，微調藥效

□ □ □ □ □

□ □ □

(一)

每次垂攤在沙發上，望見飾櫃中的你們  
 默默守望手持的一株大花，我便會掉入深深的疑惑中  
 時間的水紋在玻璃上掩映，泡軟了我凝望的深度  
 生活於是多添了一片泥濘，濕漉漉的  
 拓摹出的足印深刻卻亂陳沒個分寸  
 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          火燒後欄急步走  
 前進的，與繞圈的，交織相纏，昭示我對過去的悸動  
 我曾在草地上，餵飽了一世紀的蚊，以最笨重的雙筒鏡  
 守候火星大衝，而你們還是堅握花莖  
 我曾撥開會考的模擬試題，依據複雜的圖示  
 學習一頭劍龍的摺法，還幻想自己成為摺紙專家  
 創出如何用一張紙摺出香港道地的蛋撻與燒賣  
 而你們還是仰望那一朵花，花朵比你們的臉蛋還要大  
 花瓣外翻輕輕推開寂寞的臉，陽光在花邊升起  
 露珠睜開圓脹的夢眼，留住了時光在頭頂如炊煙  
 虛渺卻令人感覺安穩，我開始在記憶中掘地洞  
 我竭力激發創意為產品添賣點，別人揶揄

我的目光從孤芳的花杯下移

我爭取資源開展計劃，別人攻訐

我的目光沿駝彎的莖下移

我捧著成果自省，別人誣衊詆譏

我的目光繼續下移，我把怨懟、沮喪都埋葬

滋潤花朵凋萎後結出累累的彈頭

始見花的根已遠離了泥土，抵在你們的上腹

時光圍著你們流動，日漸清澈，甚至炫然發亮

童年的足印如魚兒在彼拉多的盆水中嬉戲

嘴色翕動，唱著快樂的歌，我卻一句也聽不到

即使我已沉默不再控訴，即使你微笑著把傳聲的花杯伸向我

讓星星與露水叮嚀叮嚀的笑彼此的傻

## (二)

夢與夢之間的時差，盡是炙熱的白晝、流失的砂土  
格倫海尼漢的收割季一年比一年短  
農夫垂頭看自己的足踝生根  
民謠、童話，紮入貧瘠的泥土  
只能以身上唯一自由的雙手，嘗試雕塑自己  
腦海中閃過來自前生的叮嚀：  
盈盈笑意中要有老樹的淡定

一位老者嗎？年輪變成滄桑的皺紋  
二次大戰轟炸的火光亮過以後  
農夫的根長出許多的瘤結  
猶太人的呼救響過以後  
農夫的根演進成板狀支撐沉重的樹身  
美麗的小鎮給摒棄在圍牆的東面  
一堵掛滿監視眼睛的圍牆的東面  
在人間的喧嘩中沉默如老樹蔓生的森林  
玩具的嬉笑掛不上枝結不出果實  
都飄散了，農舍的雞不啼，只顧啄食  
綠坡上的羊不叫，只顧嚙草  
農夫心中的年輪口吃起來  
以斷續的虛線紀錄戰後的創傷

那麼，一位小孩如何？嬌小的身軀  
在農夫心中的轉盤升起，邊緣因雙手的顫抖  
而起伏如愛爾滋的丘陵地  
小孩的臉上要掛著秋天高亢的笑容  
坦然迎向晨光擦掉圍牆的巨影  
雙腿緊貼底座像農夫的根抓緊鄉土  
就讓他們的雙手閒著，不，不要讓他們的懷抱  
因空虛而掉入老樹深沉的遠處  
縱然遠方還隱約傳來炸彈的巨響受襲的呼救  
不要給他們槍枝、旌旗、火炬，或號角  
就讓他們以姆指姑娘的勇氣守護一朵花  
一朵點綴尋常百姓露台的花，親愛的孩子

高舉自己的心向天敞放，讓夢在風中散播  
白茫茫的時差從此有了驚喜的色調  
盈盈的笑意中便有了故鄉老樹的淡定

(三)

每種花都有自己的花語  
百合是純潔紫丁香是羞怯向日葵是愛慕  
似乎全是我該說而未說的話  
如何才能確認手持的那根就是內心的本意  
在轟烈過後的虛脫中我滿足地笑  
在蹉跎的傻勁中，我感覺世界像黑暗的波浪捲走了滿天的星  
我知道，信念和慾望，從來都不會說謊  
在她的盼眼中，卻變成了狼狽的修飾，七零八落  
你手中的花，雖然比你身軀還要高大  
但花莖垂軟，真的抵得住突如其來的風暴？  
你微笑，手握的花莖如臨風的船桅  
我想起這根花莖曾在載運途中斷折  
多年來，雖然花朵不再完美，修補的膠紙，十分突兀  
你卻仍在微笑，不只微笑，彷彿還在凝神傾聽甚麼  
眉宇間彷彿還有窗外的雲影  
我感到一份自恃的尊嚴從你手中輻射開來  
撐開一柄護衛的傘，在我和她頭上撒下  
一串晨鳥的啁啾，時光沿簷牙滴落我的一肩  
你帶著缺陷為我高舉諾言  
傘外無論陰晴，雷還是不雷  
傘內的笑聲濕過還是未曾濕過  
你所持的還是當日靦腆的少年  
受盡店主的白眼，以袋中僅有的五元所買的  
那朵不謝的玫瑰

□ □ □ □ □ ( □ □ )

□ □ □

初次遇上「持花小孩」這種人偶，並沒有特別喜愛，甚至覺得有點怪相：一個小孩雙手舉持一朵比他自身還要高還要大的花，和事實並不相符。送禮的友人在夾附的小卡片上寫道：「希望你能像小孩守護花朵一樣守護自己的理想。」友人可能是見卡片上只要上款和下款不好，所以便隨手拈來一句既能解釋送禮心思又略帶鼓勵的說話。回想起來，我好像沒有和她談過甚麼理想，如果我曾經有過所謂理想的話。那時我初出茅廬，碰上市道不佳，找工作找了許久，才找著一份電腦雜誌的編輯工作，總覺得時不予我，大概在人前常流露出一副鬱鬱不得志和懷才不遇的寒儉相，所以友人欲藉此勸我看開一點，暗示我不要怨天尤人，不應遷怒貳過，但又不好意思明言，所以才會這樣寫道。想著想著，似乎又不像是敷衍之言，友人此著確實高明。無論如何，這句贈言至少證明我在別人眼中尚算是一個有理想的有為青年。

人偶手持的花莖是最脆弱之處，不過是根幼竹條，既要承受頂端花杯下墜之勢，又要造就自然流麗的弧度，否則便會顯得硬繃繃了。為免袋子中的雜物因途中的顛簸而撞斷花莖，我特別空出內層中的文具格來安置它。回到家中，眼見木偶完整無缺，正暗自慶幸，怎料取出來時花瓣給袋邊的走線勾住了，脆弱的花莖就在這為山九仞之際斷折了。我只好膠紙綑著拗彎了的牙籤替花莖作接枝手術，然後便把它束之高閣。初時那份雞肋的遺憾會偶然在電視的廣告時段吸引我的目光稍留。後來，我轉了新的工作，和饋贈木偶的友人失了聯絡。加上每天營役後回到家中，根本沒有多餘時間看無聊的肥皂劇。它就像安徒生的小錫兵一樣，因缺陷而漸漸給善變的主人遺忘。

直至某年，我在東京近郊輕井澤的玩具博物館裏看見許多「持花的小孩」，每個表情都不同，服飾也不同，所持的花朵品種亦不同：紅的、藍的、黃的、白的；單瓣的、多瓣的、多瓣的；細蕊的、大蕊的；單朵的、雙朵的、多朵的……全都陳列在三層的旋轉圓台上。花朵都微向前伸，使圓台的周邊都變得掩映虛渺。每個木偶小孩，彷彿都在向我微笑，給我問好。博物館外的小樹林雖還覆滿了四月的晚雪，好不刺眼，令人不敢稍留，但我卻彷彿聽到雪下的花朵蓄勢破土的窸窣。家中那個「持花的小孩」殘損的印象也驀然從塵封的記憶裏冒出來，耳邊彷彿又響起友人的贈言。

原來「持花的小孩」這個造型已有很悠久的歷史，約在十二、三世紀德國的愛爾滋丘陵地一帶村落，由於附近土地並不肥沃，加上氣候嚴苛，村民單靠耕作難以維生，於是嘗試在農閒時以當地豐富的木材資源開始雕刻製作人偶。至於是誰第一個製作「持花的小孩」，以及花和小孩之間不合理的比例意欲為何，則已無從稽考了。到了第一、二次

世界大戰時，德國的玩具手工業受到重創，幾近癱瘓，我想是「花」和「小孩」都能在戰火蹂躪中教人心存盼望的緣故，所以「持花的小孩」的造型才能熬過艱苦的歲月傳承下來和流傳開去。不是嗎？我們要守護的何止是個人的理想，還有整個民族的傳統。

可幸經過長久的流傳，現代的「持花的小孩」依然保存了農民的質樸，木的紋理及花朵綻放的形象，讓觀賞者的心神可以穿過城市的隙縫去感應大自然的呼喚，我彷彿又聽見花苗鑽出雪掩的微響，所以每次碰見「持花的小孩」，我都會不期然地挑一、兩個來買。我把新購的幾個放到玻璃飾櫃中，我又想起折了花莖的那個，便把它從雜物中翻出來，發覺網絮的膠紙已經發黃變脆，花杯已墜至底座，臉上的油漆也開始龜裂。經過多月來日以繼夜地工作，我同樣是頭垂臉黃，連睡覺的時間也欠奉，真的遑論守護理想了。

如果把它放在其他新購的「持花的小孩」當中，難免顯得突兀和滄桑，於是我開始盤算如何給它翻新。首先，必須找到合適的條子取代斷折的花莖。我嘗試找類似的竹條，但不是太軟就是太挺，加上條子難以接駁花杯，所以我改為搜尋塑膠小管，這樣斷折的半根花莖套入管子後便能穩當地承托花杯的重量。傳統造型上，花莖都是綠色的，所以星巴克的熱飲飲管似乎是甚為恰當的選擇。可惜飲管的孔太小，未能把花杯套進去。加上，如果沿用其雙管設計，則有欠神似；如果把飲管破分為二則太軟，長長的切口亦會使修整的效果大打折扣。後來，當我正為家中的鐵閘加滑時，發覺 WD40 潤滑劑的噴管，顏色雖為紅色，但其粗幼、軟硬剛好，承托花杯的重量之餘，又能成就原先流麗的弧線，只要再用平常的油性模型塗彩把噴管塗成綠色，便和原來的沒有兩樣了。我還給人偶整體噴上數層光油，以防臉孔繼續龜裂。整個木偶煥然一新的，和其他新購的放在一起，也毫不遜色。

我以後大概還會「收養」其他的「持花的小孩」，但我想我還是鍾情於這一個，不是因為它現在回復光鮮，而是因為它曾經頹唐過、在無情的歲月中掙扎過。每次看見它，我便會想起友人的贈言，心中便不期然湧出一股起跑的傻勁來。

□ □ □

□ □ □

她正準備給一根五角星的白色蠟柱進行染色的工序。好不容易才弄出她面前那五、六盤不同顏色的染料：首先把礦物舂得細碎，摻到溫熱的溶液中，再用力攪拌，否則顆粒便會沉澱到底部，這樣用以浸染的蠟柱便會出現顏色不均的情況。她還須調控溫度，否則溫度太高，蠟柱便會軟化變形；相反，溫度太低，顏色又無法黏附在蠟柱的表面。

染料準備好以後，她開始第一重上色。當她把蠟柱浸入染料時，便確實地感到它正逐點逐點在釋放重量，她知道自己是否能遏抑雙臂顫抖，也是決定自己身價的一個要素。在溫熱的染料中，即使只是少許的搖擺也會令蠟柱變形傾塌，也會令染料分佈不均；而浸泡的次數便決定顏料的厚薄，直接影響雕刻圖案線條的粗幼，換句話說，必須在染色前已想好構圖。

在進行第二層染色前，首先要將蠟柱浸下冷水，以凝固第一重的顏料，但出手必須要快，否則連蠟柱也凝固得實實的。這樣進行第二重的蘸染時，便要用上更長的時間才能成功上色，而且如此頻密地冷卻加熱，蠟柱也可能因而出現龜裂或氣孔，有礙之後的雕刻。

如此蘸染了幾層顏色後，終於來到最後一重，也就是蠟燭的基礎襯色，由於燭身上的陰雕，會令燭壁變薄，蠟燭點亮後，雕孔都成了透光的窗，原來的顏色或多或少會變淡，只有最外層的襯色默默保持著基調，令燭光不致太張狂，失去了寬宥的溫煦。

但這最後一重染色實在太難掌握了，如果染的是淺色，則完全遮蓋不了底層的顏色，如果勉強染上太深的顏色，可能又犧牲了吸引人的風采。她決心要創作出一根令人驚豔的奉燭。她的家族歷代都為這城市的大教堂精心雕刻聖壇上用的蠟燭，而每年的復活節彌撒，正是燭雕師一展所長或通過考驗得以擢升為首席的機遇。如果她成功通過，便是首位女性的首席燭雕師了。她一直在苦思該給蠟燭的表層染上怎樣的超凡色彩。想著想著，不知不覺間，天已微亮，她在地下工作室抬頭便見高處氣窗外的花圃，晃盪著三色堇新發的小花，花瓣的外緣是深紫；接著藍調稍退，變成中間的一層姹紅；而圍繞花蕊的，則是一圈潔白，就像相思雀靈目的那道白圈，所以她心裏直管喊它為「相思白」。當太陽升至半空，光線令花瓣變得剔透晶瑩，原來的色調變淺了，但色澤卻更亮麗，就像是地上搖曳生姿的星，她看呆了。她當下便下定決心……

她決心做一根像三色堇一樣的奉燭，作為復活節彌撒上給自己的考驗課題。最內層的「相思白」最適合用來象徵降臨人心的聖靈之鴿；中間一層的姹紅也染得出色，正好用來代表基督捨身的寶血，象徵原諒與犧牲；現在只欠最外圍的那層紫，不能太深，否則蠟燭點亮後，便不會有剔透的效果，營造不了花瓣在陽光下搖曳的風姿。當然，蠟燭不能像花瓣般搖曳，但燭火卻會掩映晃盪，應該會是同樣地令人目瞪口呆。她想著想著，嘴角不期然露出了滿足的笑意。

紫色，是兩極的象徵，一方面代表神的威儀，另一方面代表世人的懺悔，由它導引信眾的眼光進入第二重的紅色，無論在色調和象徵意義上都是最恰當的安排。就是因著這一層紫，她已經作了許多次的嘗試，只要稍稍不滿，便會將作品毀掉。在這追求完美的過程中，她不容許自己有退路，她知道只有在沒有迴避餘地的境況，才能真正迸發出所有潛能。現在距離彌撒只有大半天的時間，她知道這將會是她最後的機會了。她挺胸吸了一口大氣，然後屏息把蠟柱浸入偏藍調的紫色蠟液中。這次必須趁蠟未凝固便把它浸到淡紅的蠟液去，這樣底層的紫色看上來便不會偏藍調，而是變成薰衣草的那種淡紫，就像日出時外緣起著透白毛邊的紫靄。當蠟燭點起，光芒漸漸從中心擴散開來，連最外圍略帶憂郁的紫色都抖擻起來，便會令人心生漫漫長夜終於過去了的詠讚。

終於完成全部的浸染程序，接著便是雕刻的步驟了，她只有一刻鐘的時間，否則蠟燭便會凝固硬化，雕出的瓣兒也屈曲不了，成就不了圓滑的線條。只是雙手因不絕攪拌和提重而顫抖起來，難以快勁地落刀。她深呼吸了一下，又向雙掌呵氣磨擦，然後把手指交疊外屈幾下，嘗試令自己的雙手鎮定下來。她屏息閉目，再回想一下構想的圖案。好了，她知道如果再猶豫，願望之箭便會迷途。她張開炯目，便一刀落到蠟柱的底層，拉出一片花瓣，把瓣尖順時針撥到另一邊，用刀背把黏合點壓實。接著第二瓣，落刀的深淺必須一致，否則便會出現線條粗幼不一的情況，然後是第三瓣、第四瓣和第五瓣……一朵三色堇正徐徐綻放，成為了她的信心之花。接著在稍高的位置雕出第二層花瓣，她滿意極了，眼眶透明的線條不斷加粗。

花瓣之上，第三層的圖案是十字架窗，窗框是尖拱，邊緣是斜切模式，讓不同的顏色層像梯田一樣顯示出來，令窗中央的十字架像高原上的馬丘比丘一樣隆起。最後，頂端的圖案則是銜著橄欖的白鴿，只有最低層的蠟柱才是白色，所以必須一刀到底，力度必須拿捏得宜，才能無損底層的表面。一圈白鴿雕妥後，全部的雕刻都完成了，她眼眶裏的那層薄膜滴下來成了三色堇花瓣上的露珠。終於完成了，她虛脫地頹坐下來，不知不覺間便睡著了。再醒來的時候已是微曦的時分了。她穿上禮袍，親手把這根精雕的大蠟燭包妥，送到大教堂。甫踏出工作室，她便聽到教堂清晨的鐘聲，不知為何，她覺得今天的鐘聲特別嘹亮。

彌撒開始，當布幔給掀起來，信眾看見蠟燭時，抑是目瞪口呆，吐不出半句，抑是禁不住嘩的一聲喊出來。她知道她的紫堇燭將會成為傳奇，成為永恆的象徵。他當了聖壇侍從多年也從未見過如斯精緻動人的奉燭，他向她點頭並投以讚賞欽佩的眼光，然後轉身準備點燃蠟燭。

他呆住了，因為無論怎樣找，都無法找到供點燃的燭芯。他的猶疑，令壇下的她像受到雷殛一樣顫動了一下，面容抽搐起來。她這才醒起自己只顧追求完美的色彩和雕飾，沉醉於創作合乎教義的象徵，竟然忘記了最重要的燭芯。他不想她失望，名譽掃地，於是昂首望上方密封的玫瑰玻璃，假裝在尋找風的來源。最後他重新把蠟燭捧到偏壇去點燃。

在偏壇，他敦促自己要趕快想出補救的方法。他靈機一動想到暫代燭芯的物件，雖然有點不捨，但一想起她的面容，他便狠下決心剪下陪伴他多年，由去世父母贈送的經書的那道絲絨緞帶，然後從燭台拆下一根幼鐵枝，放進壁爐裏烘熱，再把緞帶浸到旁邊油燈的盤子裏，讓它蘸滿燃油。他把蠟燭放到地上，拿起烘熱了的鐵枝，往蠟燭的中心點輕輕按壓下去，再拔出來，然後把蘸了油的緞帶塞進去，最後點亮。他呆了半晌，因為實在太美了。他捧著燃著了的蠟燭回到正壇，信眾無不讚歎。他偷望台下一眼，發覺她的位子已經空著。從此再沒有人再在鎮上看到她，也再沒有人可以製作出另一根紫堇燭。這惟一的紫堇燭於是成了絕響。它給放在玻璃櫃中成為教堂常設的展品。

二十年後，一位中年婦人仔細地研讀展品的說明：「紫堇燭，顏色參照三色堇創作，代表三位一體的教義，燭芯為百年經書的緞帶。此燭的燭（祝）語為：『我是微不足道的！』（I am nobody.）」她再次感到受到雷殛，凝望這段說明良久良久，直至背後傳來一把聲音：「你終於回來了嗎？」她回頭與他對望，他說：「『我是微不足道的！』是摩西回應燃燒的荊棘叢的話。」她點點頭，淚便順勢湧出……

每次遇見餐桌上的小蠟燭，我便會想起上面的故事，以及一位舊同事。那時我任職於一家電腦雜誌社，其中有一位客戶經理，我和她僅有數面之緣，現在連她的名字都已忘記了。只記得她在最後上班的日子拿著西餅來給我挑，我順便問她的去向，還以為會是金融或地產經紀，因為那是當時最多人嚮往的，可以在短時間內發大財的行業。怎料，她卻睜著水汪汪的眼睛說「我去當蠟燭雕刻師！」這次換我睜大眼睛問：「你說甚麼？」她堅定地重復一次。那是我第一次聽見現今的香港有這樣的行業。之後我沒有再見到這位同事，但每次看見雕刻得華美的蠟燭，我便會想起她，總覺得這位同事就是故事中的她，或者是她的來生。二十年了，不知道她是否還在當燭雕師，只冀盼她在雕刻新款蠟燭時不會再次忘記那根本的燭芯。